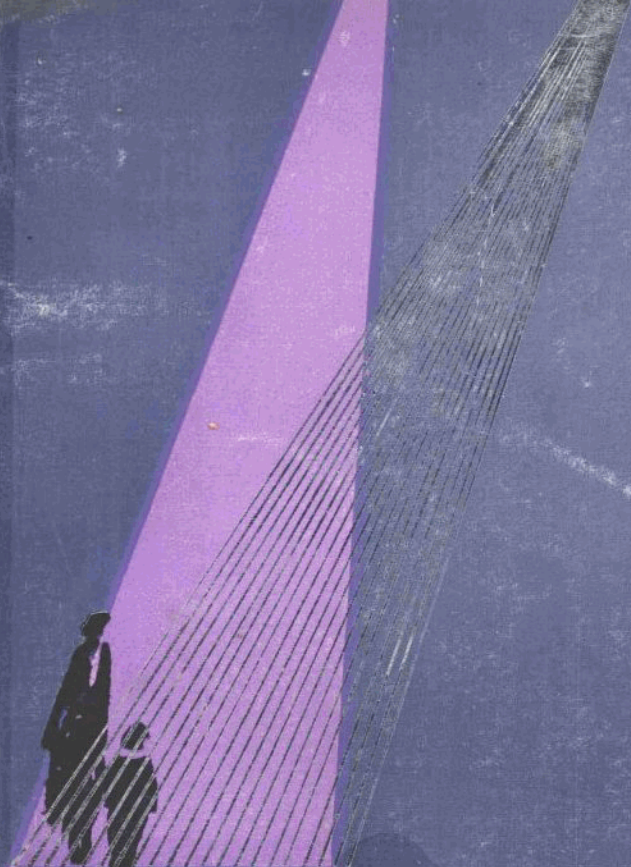




湘潭劇作

第一集

前 言

机构改革、地市合并的和煦东风，吹暖了我市戏剧花园，全市二十多个戏剧作者，集中六十二个日日夜夜，灌溉出一丛丛不同品种的花蕾，可以说它是机构改革后的第一批戏剧之果。尽管成熟不一，有甜有酸，仍不失为一个可喜的丰收季节。

、为了鼓励戏剧创作，交流创作经验，让戏剧更好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在原地、市开辟的戏剧园地的基地上，培土加肥，重辟了这个园地，改名为《湘潭剧作》。这次收集在这个园地的八个剧本，仅是这“第一批戏剧之果”中的一小部分，其他则待其较为成熟后，将陆续收集编印。

前面说“果”道“花”，不过是我们自己的“爱称”而已。正象卖糖的说糖甜一样。其实，很不象个样子。谓予不信，不妨看看，你就会得出“不甜不酸”的结论。如果与其它地市的戏剧花园相比较，那就不免兴“东施效颦”之叹了。虽说如此，我们还是将园门打开，目的是求石攻玉、借水浇花，使之逐渐完善，茁壮成长。

限于编者水平，谬误一定很多，尤祈一一指正。

编 者

一九八四年一月

目 录

- ✓ 郑老倌分房记.....胡丕基(1)
- ✓ 蜻蜓.....冯柏铭(71)
- 明月照山乡.....洪固权(139)
- 张鹏飞.....江大平执笔(204)
- 猪八戒哭猴.....罗海鸥(266)
- 袜公子寻梦.....颜梅魁(321)
- 合银牌.....袁雪辉(397)
- 花郎奇遇.....蒋啸虎、张宏孝(460)

七场现代花鼓戏

郑老信分房记

胡丕基

时间：八〇年代初。

地点：南方某城市。

人物：

郑老信：男，五十岁，建筑工人。

郑大婶：女，五十岁，郑老信之妻。

郑大明：男，三十岁，郑老信长子。

满伢子：男，十八岁，郑老信次子。

满妹子：女，十三岁，郑老信之女。

玲 玲：女，二十五岁，郑老信之媳。

赵新民：男，四十岁，工人。

钱娣：女，六十岁，居民。

孙大爹：男，六十岁，居民。

李大嫂：女，四十岁，工人。

刘科长：男，四十岁，房管科干部。

金主任：女，四十八岁，某领导王老之妻。

王金华：男，十五岁，金主任之子。

周书记：男，五十岁，纪检会书记。
民警甲、乙。

第 一 场

合 唱

咳哟！

咳哟！

同志们呐都来干，

莫等待，少空谈。

你出力，我流汗，

你添瓦，我加砖。

我们共同把劲拚，

建设广厦千万间。

啊，这美丽的大厦金光闪闪，

啊，这雄伟的基业万代相传。

喜今朝，气象更新风送暖，

但只愿，千家万户尽开颜。

〔大幕在合唱声中拉开。

〔太阳喷薄欲出。逆光中郑老信随着歌声节奏正在花台旁一锹一锹地往拖车上铲土。

〔片刻，舞台灯光齐明。这里是刚刚竣工的大楼工地。舞台两侧，新楼淡绿色的阳台，一层一层地耸入幕布之内；台中，新建的花台万紫千红，耀人眼目；天幕上几朵白云正在移动。

〔合唱结束，郑老信向拖车抛入最后一铲土，拖

着车快步入内。

〔四送礼者：赵新民、钱娉驰、孙大爹、李大嫂各提礼包从不同方向上。

赵、钱
孙、李 千家万户尽开颜，千家万户尽开颜？（同时摇头）难罗，难罗！

赵新民 （唱）欲开颜，开颜难，

钱娉驰 （唱）开颜要花血汗钱。

孙大爹 （唱）沽名酒，买好烟，

李大嫂 （唱）想住新房它当先。

赵、钱
孙、李 （合唱）刘科长，把房管，

他权势显赫巍巍然。

他用笔——

赵新民 （唱）划一划，

钱娉驰 （唱）圈一圈，

孙大爹 （唱）勾一勾，

李大嫂 （唱）点一点，

赵、钱
孙、李 （合唱）到那时，

一份货物一份钱，

买卖双方好相安。

礼重的，爆竹声中庆乔迁，

礼轻的，徒望新楼叹无缘！

赵新民 （四处探望）刘科长！刘科长——！

〔钱、孙、李三人惊，各自捂掩提袋，然后走向

赵新民。

钱孙李 同志，请问，刘科长在哪里呀？

赵新民 （忙把提袋捂紧）就是有看见他罗！我也在找他。

赵、钱
孙、李 （分头寻找）刘科长，刘科长——！唉！（都泄了气）

李大嫂 咯位刘科长呀，我硬找哒他三天，提哒这点东西东奔西窜，腿快跑断哒嘞！这只化生子，种冤枉的！

赵钱孙 （咳嗽）唉！

李大嫂 （急忙捂嘴）……

钱孙李 大嫂，这位刘科长就骂不得嘞！

李大嫂 哎，哎，我哪里是骂他，不敢，不敢。咯如今要讲语言美哒。我是骂我那个化生子崽！这个臭崽，他不该告诉我说刘科长到这里来哒，害得老娘我跑了这趟冤枉路，影响工作嘞。

赵钱孙 噢，骂崽哟？骂得，骂得，骂得好。

李大嫂 骂得好？

赵钱孙 骂得好。

〔四人开心地哈哈大笑。〕

赵新民 哎，看样子我们四个人都是来找刘科长的哟？

〔钱、孙、李三人均藏袋，不语。〕

赵新民 我看大家都莫做戏哒，心里都明白，我们都是来朝南岳山的。

钱娉娉 （举礼包）上香！
孙大爹 （举礼包）还愿！
李大嫂 （举礼包）敬菩萨！
赵新民 大家都彼此彼此——
钱孙李 一样一样。

〔四人苦笑。〕

赵新民 哎，就是这位刘科长难得见面哪！

钱娉娉 哎，你们认得刘科长吗？
〔赵与孙摇头。满伢子走上。〕

李大嫂 我认得。

赵钱孙 大嫂，你认得刘科长呀？

李大嫂 （点头）当然认得。

赵钱孙 啊，大嫂，你是多么地光荣、幸福！恭喜，恭喜，祝你菩萨保佑，百事顺遂！

李大婶 那要讲起来，他和我就还是亲戚

赵钱孙 什么亲？

李大嫂 他娉娉的远房侄女是我男人表姐姐的干妹妹。

赵新民 等一等，我算下子看，（扳指头，口中念念有词）哎呀，算起来他还是你的侄伢子哒！

钱、孙 好，好！干属光荣，光荣干属！

赵新民 嫂子，看样子你也是个热心人，一定喜欢给人家帮忙。我们这一次会面也难得。常言道：“同船过渡，五百年修”何况我们今天又在一起共朝南岳。如今，就托你的福，把我们几个向你那侄儿子引见引见，如何？

李大嫂 那当然可以。

赵钱孙 （竖姆指）好同志！

李大嫂 不过，就是会他的人不到手！去找他嘞，嘿，办公室有得，工地也有得。

赵新民 那就到他屋里去沙，还方便些。

李大嫂 你们哪里晓得，这几年他搬哒三次家。嘿，当股长的时候搬哒一次，当哒科长又搬一次，如今听说又会高升哒，所以提前又搬哒一次。现在我还不懂得他住在哪里。

赵钱孙 就去问沙！

李大嫂 问不到手嘞！

〔众叹息不已。赵忽然发现满伢子。〕

赵新民 噢，请问这位小同志，你晓得刘科长住在哪里？

满伢子 （不耐烦地）龙角巷666——

赵新民 什么子！

钱爰驰 农药厂的六六六？

孙大爷 不对，农药厂如今不生产六六六哒，被淘汰哒。

满伢子 什么农药厂六六六，是龙角巷六百六十六号。

李大嫂 噢，是的是的，是龙角巷666号。去，去，找他去。

赵新民 嫂子，请。

钱、孙 请，请。

李大嫂 那我就不客气哒，带哒咯只头。各位的，跟我来。

赵钱孙 （同声）是！

〔四人在音乐声中列队入场。〕

满伢子 爷老倌，爷老倌呢！（内无人应）我的爷，郑老

信呢！

郑老信 （提一小瓶酒，边走边饮，出）噢，我的满伢子来哒。

满伢子 又喝酒！你只晓得喝酒，屋里咯重要的事又不抓紧！

郑老信 崽呀，你的爷刚才还在咯里搞卫生，还有吃早饭哒。

满伢子 算哒算哒，讲正事，姆妈要你今天回去。

郑老信 （大吃一惊）什么什么？满伢子，你讲什么？

满伢子 姆妈讲哒，要你今天回去。

郑老信 噢，是工资吧，昨天才发哒。（拿出工资袋）
嘿，带奖金一起，九十二块八角三。

满伢子 不是咯只事，是分房子的事，你还不抓紧！我们五口人挤在那个小屋子里二十多年哒！

郑老信 满伢子，要你姆妈放心，放心！

（唱）为住房要你妈不必担心，
我已经向组织多次反映，
刘科长他那里亲口应允，
我们家定会有乔迁之庆。

满伢子 你信他的？他盘尽宝！你还要粘到他去吵。

郑老信 （唱）好满崽你定要将心比心，
为分房干部们几多劳神。
下面骂上面批两头受气，
你和我应该有体谅之心。

满伢子 空话！爷老子，姆妈讲哒，要你到党校去找周伯伯，他是当官的，文化革命中你救哒他的命，要

他出面给我们讲下子话。

郑老信 （唱）分住房组织上自会公正，
何必要你周伯伯前去讲情。
公对公私对私不能含混，
你的爹怎能去足踏邪门！

满伢子 你咯何得了沙，咯是邪门哪？人家都在往刘科长屋里送烟送酒，有的还送电视机嘞！

郑老信 （唱）哎——！
好儿子你这话不该出唇，
你忘了你的爹什么身份。
你说说你的爹是何等样人？

满伢子 （捂耳）哼！

郑老信 （轻声地）满伢子，你说呀，你讲沙！

满伢子 （揶揄地）硬要我讲，好！
（唱）我的爹你是共产党员一颗红心。

郑老信 （大喜）好，满伢子，讲得好！来，吃哒包子好做事去。

满伢子 姆妈今天要你回去！

郑老信 啊？！今日子硬要我回去？

满伢子 她讲哒，这一次分房子你不搞熨贴，就会有家伙把你看！

郑老信 （懵了）啊？——（突然）满伢子，你上班的时候怎么跑到这里来哒？你又是临时工，快，快，快上班去！（解下自己的肩垫给满伢子披上）嘿，担砂子的时候垫上这个肩垫会好过些，啊！

满伢子 （将肩垫丢于地下）罗里罗嗦！姆妈喊你回去！
（快步冲下）

郑老信 （拾起肩垫，茫然。继而往车箱上土，一面不停地念）刘科长，咯一次你不得塌我的场吧！（拖车走动，边走边念）刘科长……刘科长……（下）

伴 唱 刘科长近日不得闲。

〔已有几分醉意的刘科长在伴唱声中上。他用笔在日记本上写划着。〕

刘科长 不错，这些天哪——

（唱）东家请西家接上面叫下面喊，
忙得我酒杯子有离嘴巴边。
好在我吃酒不红脸，
不然形象会难堪。
适才间我放下杯，
且把工地来浏览，
看新楼我喜滋滋，笑开颜，
浑身细胞乐颠颠。

伴 唱 问科长有何喜事入心田？

刘科长 （唱）只因为住房分配该我管，
以我为主定方案。

伴 唱 哎呀呀，原来科长掌了实权！

刘科长 （唱）对对对，
当官就要有实权，
有职无权枉为官。
有权自能通四海，
人海之中舞翩跹。

伴 唱 刘科长，小心点，
 如今浪大怕翻船！

刘科长 （唱）行船自有三分险，
 切莫遇风就收纤。

伴 唱 怕的是今年不比头几年，
 如今是八十年代春意绽。

刘科长 （唱）讲起讲起我的心里也发颤，
 哎，怕什么？我只是小打小闹，
 自有靠山保平安。

 （对内喊）老郑，老郑！郑老信哪！

郑老信 （拖空车跑上）噢，刘科长来啦。（掏烟）抽烟。

刘科长 （严肃地用手挡住）……

郑老信 （掏小瓶）喝口酒。

刘科长 工作时间，喝酒还象话吗？

郑老信 刘科长，我正要找你……

刘科长 老郑，咯时候你莫找我，现在是我找你，你的事
等下子再说，好不好？

郑老信 好。

刘科长 今天哪，有领导来视察这几栋新楼。你快把上下
楼梯打扫一下，好不好？

郑老信 好。

刘科长 那你就忙你的去吧，好不好？

郑老信 好。（下）

刘科长 （对内）老郑哪，动作要放快一些，好不好？
〔金主任喊“刘科长”上，声随人到。

金主任 （受她河北籍丈夫的影响，操得一口流利的本地

普通话)刘科长,(见刘未觉)小刘子啊!

刘科长 噢,金主任!

金主任 小刘子,你在这儿喳喳呼呼地叫什么呀?

刘科长 金主任,听说你要到新楼来看看,我就要他们搞下子清洁卫生。

金主任 不要这样嘛。咱们又不是什么大领导,一般干部嘛,搞这一套干啥呀?影响多不好!

刘科长 对,对。我就是这些方面不注意。听说王老对我的印象也不太好,是吧?

金主任 你是说老头子?放心吧,以后我去给你说一说。

刘科长 谢谢!金主任,你批的那几张条子,我都做了安排,房屋分配方案也出来了,你看。

(唱)组织部的周科长,

王部长的女婿郎,

办公室的陈主任,

秘书长的二姨娘。

金主任 (唱)木材公司的大老王,
他是我的老同乡。

刘科长 好,安排。

金主任 (唱)沈经理的爱人已死亡,
他正要续弦找对象。

刘科长 (唱)那就划去冻肉厂,
(背唱)反正如今形势大好猪肉不紧张。

(唱)我再划去养鱼场,

(背唱)有乌纱何愁得不到鲜鱼汤。

(唱)我——

金主任 行啦，行啦——

〔刘的歌声嘎然而止。〕

金主任 我写的那张名单，你就看着办好啦，有困难也可以分批解决嘛。不过，大面积的困难户也要解决一些。啊！

刘科长 解决啦，分配了一百多户。

金主任 你们单位那几个头头的态度怎么样？

刘科长 金主任，难哪！你晓得，我们的一、二、三把手养病去了，四、五、六把手又不怎么管事，七把手呢，不光和我，和你也是拗上拗下的。我又只是一个科长，工作不好开展嘞！

金主任 不要怕，大胆干吧。你的职务问题，组织上会考虑的。明白吗？

刘科长 明白明白。金主任，你放心，房屋分配实权还是在我手里，我会把工作干好的。

金主任 好，好，那就好。

刘科长 金主任，听说你的满伢子……

金主任 什么满伢子，我们叫他老五，学名王金华，小名华华。

刘科长 噢，噢。听说华华已经谈哒爱？

金主任 提起这件事伤透脑筋了。他爸爸还不知道，知道了可饶不了他！

刘科长 哎，满哒二十岁就可以谈爱。金主任，新房我已经给他准备好啦。

金主任 噢！

华 华 （喊“妈——！”上）妈，我要的房子呢？

金主任 你这是干啥？胡说八道！

刘科长 （迎上）华华，你来看。

（唱）就在对面四楼上，
特大套间亮堂堂，
四房一厅够理想，
不怕西晒门向阳。
左边住你的老岳丈，
你内弟就住小厢房。
右边套间住你俩，
金童玉女结鸳鸯。

金主任，华华何日作新郎？

金主任 华华，还不告诉刘叔叔，

（唱）十年后再请叔叔吃喜糖。

华 华 （满脸通红，怪不好意思）妈，那我看看房子去。（跑下）

金主任 华华，慢点儿，慢点儿走。（跟下）

刘科长 慢点，慢点，我带你们去。（欲进楼）

郑老信 （迎上）刘科长，这一次分房子……

刘科长 噢，老郑哇，我是个直性子，喜欢明来直去。分房子的事，你就再等一等吧，好不好？

郑老信 啊，刘科长，我倒是可以，就是我那满丫子的娘……

刘科长 老郑哪，我晓得，你怕堂客，咯不好，男子汉大丈夫嘛，不要怕，好不好？

郑老信 还有，我那大丫头三十多岁哒，要成家嘞！特别是我那个满崽，你是晓得的，他脾气丑，又不怕

祸息……

刘科长 老郑，你是共产党员吧？对小孩子的教育问题，我们要提高警惕，防止发生问题哟！

郑老信 哎，哎！刘科长，房子你是早就答应我的啊。

刘科长 我现在还是答应你。不过，我也没有讲这一次给你分哪。

〔内金主任叫声：“小刘子啊——！”

刘科长 来啦，来啦！（对郑）老郑，你就再等一等吧，啊？（对内）金主任，我来啦！（下）

郑老信 刘科长，你要我等到哪一天哪！（掏出小酒瓶，放至嘴边，欲饮，又停）满伢子娘，你又该生气啦！（他背转身去，擦泪，双肩抽动）

〔灯暗。

〔二幕闭

第 二 场

〔前场当日夜晚。

〔二幕前。

〔郑大婶笑上。

郑大婶 （唱）郑大婶我刚到新楼去参观，
我喜盈盈，眉头展，
一路哈哈把家还。（笑）
想当年老信子主动让房间，
搬进工棚把家安。